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五代史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父端唐乾符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於奉天文通時隸本軍為市巡累遷至隊長黃巢犯闕博野軍屯於鳳翔時鄭畋理兵於岐下畋遣文通以本軍敗尚讓之衆於龍尾坡以功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

等敗行瑜于大唐峯明年攻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五代史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文通扈蹕山南論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光化二年王行瑜殺朱玫于京師李昌符擁兵于岐下詔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車駕還京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冊府元龜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末爲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

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汝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

錄異記鳳州賓右王鄜員外時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于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置於度外音問杳絶任亦時來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畢矣葉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免遽以出院例錢匹緞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滿相于邠外宴餞臨岐之際僅二百餘人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十日至鳳州人言軍變矣滿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文苑英華授左衛上將軍滿存特進檢校司徒仍復長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制勅昔孟明視荀林父之爲將也獲罪

於二君或敗以見囚或歸而請死彼秦穆晉景之爲君卒能宥而復用朕惟凉德寡昧於諸侯之覇者哉具官藺存頊列將壇頗懷臣節且聞禁暴斯有功能未嘗敢驕欲保勳績而爾之前事人亦公言幸無爭致之盟但逼自焚之勢迫乎連坐得以惟輕懼罪而不懈于心補過而顯陳其力是用徵爲環尹兼復疏封載加論道之名俾重秉瑕之典庶乎有位知我念功可依前件復恭父子見殺北夢瑣言孫光憲曾行次斜谷宿於神山見嶺上板屋中以木根爲巨虵前列香燈因詰店叟彼何人也叟曰光化中楊守亮鎮褒日有一蛇橫此嶺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無數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過盡阻絕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慮其遺毒然後方行明年楊伏誅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文苑英華授李繼密山南西道節度使制門下朕以恭己視朝詳理興化對山河之美必念功臣聽鼙鼓之聲每思良帥況其華陽奥壤黑水上游提封遠振於三川列郡豈惟於千里爰授勳略往膺撫綏斷自朕懷允符僉屬某官深沉曠度果敢知名秉義向公服於吏事披堅執銳振彼軍功奉國勵心以身率下

署不張蓋惠若投瓘刺隴坻而師必樂隨鎭洋川而入皆自便卓然威稱治乃風聲今以梁漢之間撫理是切允思安乂謀屬智能既習俗以不遷睠寵章而宜舉況爾伯父鎭於是邦舊愛尙流承家蓋美想彼下車之後必聞莅政之方爾其蘇泰蒸黎務勸耕織謐寧封境謹奉詔條致我巨藩成其樂土不改三公之貴用光十乘之權厥惟欽哉勉承嘉命可權知河陽節度使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郡開國子食戶五百 昭宗乃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彦若鎭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兹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 五代史大順二年觀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彦若鎭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崧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横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

地奏請子弟爲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
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者因之附麗遂成朋
黨朝政於是隳焉　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
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
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鼂錯
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
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
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
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
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
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

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皐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

五代史昭宗性英傑不任其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臣杜讓能調發軍旅未越境爲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等謝之茂貞厭兵不解勢將指闕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

北夢瑣言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以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織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變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因除宰臣徐彥若鎭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卽

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纔上表仍擁兵至臨皋驛請誅宰相帝斬樞密使李周潼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使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辜謬及于臣今若歸罪于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議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大尉　通鑑考異續寶運錄曰大順二年相國杜讓能孔緯值上京頻嬰離亂朝綱紊墜是時徇意諸道扈駕兵五十四都坊坊皆滿兼近藩連帥要行征討便自統軍至如岐陽李茂貞先朝封爲太子本姓宋洋州牧先祖討昭義劉從諫有功子孫爵賞不絕洎壽王登位後遣禮部侍郎薛廷珪持璽書具禮冊爲岐王茂貞先中和年中投叛軍容使田令孜作養男姓田名彥賓蓋趨其勢也汴州朱溫先朝冊東平王至今上又遣薛廷珪爲禮儀使延王爲冊命使封爲梁王且岐王與北司人情方洽宰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旆咸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寘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相國令往咸陽謝及見岐王戰不能言岐王大怒卻令歸中書省過幾到中書上又發遣令祈謝岐

王如是往來三度岐王又奏曰二相見臣並不措一言如此瀆官有辱聖代請行朝典別選英賢上不樂數罷知政事不得已除孔緯荆南節度杜讓能除河中節度三日後貶於嶺表出國門三十里並賜自盡時岐王率驍果五千人住咸陽及貶二相乃退

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五代史繫誤今按本紀此茂貞犯京師殺杜讓能乃景福二年癸丑事次年改乾寧元年甲寅今既述景福二年事訖便云明年王重盈卒則是乾寧元年重盈卒也然據本史李克用紀云乾寧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而又唐昭宗本紀亦云乾寧二年乙卯正月壬申護國軍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自稱留後正與克用紀相符則茂貞傳所謂明年者誤也當爲乾寧二年 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五代史及韋昭度李磎爲相茂

貞聽崔昭緯之邪說復阻其事表昭度等無相業不可置之台司恐亂天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以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以謝天下移王珙於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即閻珪也　北夢瑣言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覲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爲劉崇魯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乃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寃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而被害焉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民望拜相麻出劉崇魯抱之而哭故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許崇魯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鋌入闕奏事與昭緯通因北

鋌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猴亦遇禍其子澆有高才亦同日害之猴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鋌亦竟報之驗也　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五代史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李嗣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中尉景宣之子繼晟迫車駕幸鳳翔昭宗曰太原軍未至鑾輿不可輒動朕與諸王因守大內卿等安輯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略制之繼鵬與景宣中

尉駱全瓘因燔燒東市中夜大譟昭宗登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守樓下繼鵬率衆攻雲昭宗憑軒慰諭繼鵬彎弧大呼矢拂御衣中樓楯侍臣掖昭宗下樓還宮繼鵬即縱火攻宮門昭宗召諸王謀其所向李雲奏曰事急矣請且幸臣營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宗出啟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於石門山之佛寺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瓌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爲行營都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 昭宗自石門還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

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五代史纂誤今按韓建傳云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又唐昭宗本紀云乾寧三年六月

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盩館敗績七月癸巳行在渭北甲午韓建來朝次華州以是言之則茂貞犯京師而唐使拒之者延王戒丕而其敗在盩館昭宗因而幸華州者也歐陽史謂覃王拒之而潰于三橋者誤也考唐書茂貞凡以兵犯京師來朝及與王師戰前後共五至其初景福二年則嗣覃王嗣周爲招討使戰於興平敗績茂貞遂犯京師一也即歐陽所謂戰于盩厔屯于三橋者是也乾寧元年正月以兵來朝二也乾寧二年與王行瑜韓建同犯京師聞李克用起兵乃去三也乾寧三年疑唐募兵討已治兵請覲遂犯京師遣嗣延王戒丕禦之戰于盩館敗績昭宗爲之幸華州四也乾寧四年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爲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而嗣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五也此唐本紀具載甚明而歐陽史茂貞本傳止書其三而其所遣親王及戰之地又皆交錯不明此其誤也　通鑑考異實錄命延王部策諸軍於三橋防遏茂貞上言延王稱兵討臣臣有何罪言將朝覲丙寅李茂貞大軍犯京師覃王拒之於盩館王師戰不利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

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五代史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加茂貞邊詔削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猝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宮闕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盡爲邱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

文苑英華李茂貞封岐王加尚書令制門下夫天有星辰爲之綱所以保平乾健地有三嶽爲之鎮所以定乎坤柔故王者詔夾輔之臣資股肱之任安危所係動靜是憑其在周也則姬公盡心于經綸其在漢也則絳侯竭力于匡贊惟天所相何代無才厥生英賢爲我柱石拯茲艱運樹彼宏勲欲示褒旌爰加徽數具官某三光結粹一氣融精合鸞鳳之正音動諧律呂有麒麟之逸足迥出塵埃抱金石于寸心棲雪霜于勁節倜儻恢廓深沉溫雅允爲王國之楨實稟生人之秀自岐陽振跡隴右成功虬騰周翰之間鶚立漢壇之上弓鳴霹靂劍躍蜿蜒指揮而川陸可回叱咤而風雲立變一居右輔累復皇都殊庸已

煥于旗常嘉頌早傳于金石一昨妖興肘腋釁起宮闈而能憤激衷腸密施籌畫致禁軍之貔武戮當路之豺狼安宗社于綴旒復乘輿如反掌人祇其慶華夏同歡既而仗端節以來朝秉桓圭而展敬靜與之語簡而有常動叶生知克符中道披肝露膽皆本于至誠言發涕零必期于盡瘁感通天地激動人臣得不嘉乃奇功申茲異渥表爾優崇南省統率六宗尊大西郊封超五等在常時而難舉非盛烈而莫當傑立羣倫光流萬代勉膺朝奬敬答天休可守尚書令兼侍中仍封岐王餘官勳如故

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妻秦國夫人劉氏進封岐國夫人制勅封邑之制當列國甚貴矣其或舉茲亞典進受大名俾增伉儷之光以稱侯王之爵宏之在我宜者則行具官李茂貞妻秦國夫人劉氏能修懿範潛助元勳福雖盛而心益恭封既大而勤不匱内言必正同獎自多贊武幄之忠謀保魚軒之寵數而茂貞宣力守土在岐以是加恩用彰有禮必使事君之節相勉克終則不獨宜爾室家兼明報國可依前件

北夢瑣言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朝奏事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相允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為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于壽春殿茂貞肩

輿被禍入金鑾門易服赴實咸以爲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時中官韓全誨深結茂貞崔相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戎崔允比之先是茂貞入闕放火燒京闕居人殆盡是宴也教坊優人安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仍竊怒曰他日會殺此豎子安聞之因請告往岐下謁茂貞茂貞見之大詬曰此賊胡顏敢來耶當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謁非敢有干也茂貞曰貧儉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賣麩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貞大笑而厚賜之 日江隣幾雜志唐教坊優人事李茂貞一日忤意將殺之遂逃遁經年復來茂貞云無容身處還卻來耶時茂貞殘長安絕還都之望答云暫來看大王耳歸長安賣麩炭足過一生豈無容身地耶 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允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

復元年允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金鑾密記昭宗在鳳翔侍臣捕池魚爲饌李茂貞曰本畜此魚以候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杯叩帝頤頷座皆憤其無禮　江隣幾雜志鳳翔李茂貞幽昭宗于紅泥院制度殊褊小自擴使宅令其家供養貢眞彩衣綃袍龍鳳扇民獻善田令薄出租以佃之稱秦王戶後子孫以券收田有二孫府西上腴各百餘頃不十年蕩費盡今丏于市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

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金鑾密記汴人列十餘柵攻岐城掘蚰蜒濠時城中大寒燒人糞煮人肉而食李茂貞不肯與梁和昭宗諭日在內公主美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今日竭矣願速與梁和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五代史天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胤召梁祖引四鎮之兵屯岐下重溝復壘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州盡為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于汴茂貞獨據

孤城內外援絶乃請車駕還京求和於汴卽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權梁祖復討請落尚書令許之

及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

玉堂閒話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禀自天性飛文染翰卽不可得之矣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轉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韓房其禮亦然嘗日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帥統衆于天水與蜀人相拒于青泥嶺岐衆迫于輩運又聞梁人入境遂潛師宵遁懼蜀人之掩襲涇帥臨行擊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在草菴下藏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帥怒使人提上鞍轡揰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此盖人妖也秦隴人皆知之 江隣幾雜志岐府便齋前百葉桃穀雨十日後實大如拳

開府置官屬

容齋三筆李茂貞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爲司空太保

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

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巳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巳原注二十州者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　五代史及梁祖建號茂貞與王建會兵于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署天官目妻爲皇后鳴鞘掌扇宣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尙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道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鬥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椀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

善事毋毋終茂貞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嘗食則造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爲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遠矣

玉堂閒話天水之地邇于邊陲土寒不產芭蕉戎帥使人於興元求之植二本于亭臺間每至入冬即連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窖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間有童謠曰花開來裏花謝來裏而又節氣變而不寒冬即和煦夏即暑甚於南中芭蕉於是花開秦人不識遠近士女來看者闐咽衢路尋則蜀人犯我封疆自爾年年一來不失芭蕉開謝之候乙亥歲岐隴援師不至自隴之西竟爲蜀人所有暑溼之候一如巴邛者蓋剝外節氣先布于秦城童謠之言不可不察

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 五代史及莊宗平梁茂貞自爲季父以書賀之及聞莊宗入洛懼不自安方上表稱臣尋遣其子繼曮來朝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勅不名又以茂貞宿望耆老特加優

禮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太常禮院奏準制
尙書令秦王李茂貞備禮冊命檢詳舊儀無不帶節度
使封冊之命宜準故襄州節度使趙匡凝封楚國例施
行秦王受冊自備革輅一乘載冊犢車一乘并本品鹵
簿鼓吹如儀從之 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朝
請大夫守尙書禮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薛昌序撰
夫大聖示其不滅證以無生燃慧炬以燭幽泛慈航以
拯溺在三千界分八萬門誘捨愛河勸離苦海香山月
殿長侍睟容鷲嶺龍宮昨聞半偈與消塵劫令出昏衢
按後魏志阿育王役使鬼神於閻浮提造八萬四千塔
華夏之中有五秦國岐山得其一焉又按神州三寶感
通錄夏有塔一十 所岐陽聖跡復載其中朝觀光
相久覩聖燈究異草之西來驗靈蹤之所止供盈香積
鏞發旃檀面太白而千疊雲屏枕清渭而一條翠帶而
又文皇澄寢殿而修花塔冀拔群迷天后闢明而侯眞
身庶康萬彙編于史冊傳以古今粤自有周洎乎大漢
至于晉魏爰及齊梁隋文則誓志焚脩我唐則累朝迴
向莫不歸依聖教恭敬眞宗募善行于阿育王結慈緣
于金龍子嘉徵迭變靈應無窮或元鶴飛翔不離于紺
宇或卿雲搖曳罪拾于金繩分舍利于五十三州增福

田于千萬億祀開生芝草頻現雨花異形試火而火不焚因其吳主寶塔居水而水不近彰自覲門禮懺者沈痼自痊贍處者宿殃皆滅金仙入夢白馬戒途傳經旣自于西天演法俄流于中土今則 王天潢棠異帝承榮立鴻勳于多難之秋彰盛烈於阽危之際徧歷歷代會無兩人對美儲闈傳芳玉牒將中興於十九葉纂大業於三百年竭力邦家推誠君父身先萬旅屢掃欃槍血戰中原兩收宮闕故得諸侯景仰八表風隨當踞於山河郎龍騰于函守朔鷙罔而無悖伯禹叶五星而不讓高皇惡殺好生泣辜罪己然而早 向禪林之嚴飭天復元年施相輪塔心棟柱方一條天復十二年以舊寺主寶真大師賜紫沙門 大師造塔修覆堵舍二十八間至十三年迄契至誠果諸元感迅雷驟起大雨吹沙涌出寶堦化成金像移此一拔海未足稱奇聖力神功咸驚不測天復十四年一天王兩鋪及塑四十二尊賢聖菩薩及畫西天二十 祖兼題傳法記及諸功德皆彩繪

內外塑畫功德八龍王天復十
九年至二十年畫造護藍墻舍四百餘間及甃塔庭兩
廊講天復十九年二十年四月
八日遣功德使特進守左衛上將軍上柱國隴西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李繼晉錄明覺大師賜紫沙門彥
文首座普勝大師賜紫沙門寔辭宣奉絲言敷傳聖懇
兩件施梵夾金剛經一萬卷蕃自王晝夜精勤躬親
繕寫不墜祇園之教普傳貝葉之文塔前俵施十萬僧
衆受持兼香油蠟燭相繼路岐至天復二十年庚辰至
壬午歲修塔上層綠琉璃甋瓦窮華極麗盡妙罄能斧
斤不輟于斯須繩墨無虧于分寸法雲廣布佛日高懸
不殊兜率天中靡異菩提樹下悟其實相了彼真空金
巍峩福護于鳳鳴之境神光熠爚照臨於鶉首之郊
必使王歷長新瑤圖永煥紹高祖太宗之丕構邁三皇
五帝之介獻王子天孫光承運祚六君聖后因墜花香
修寺主安遠大師賜紫沙門紹恩戒行圓明精持聖
懃奠先師之遺訓成大國之良因放鶴掌中降龍[illegible][illegible]
護殊內潔世近莫侵虔奉宸嚴遐禪勝果希傳永永爰
刻餘璘昌序藝愧彩毫詞非黃絹謬承睿旨俾抒斯文
殊匯所稱難逃荒鄙天祐十九年歲次壬午二月壬子

朔二十六日丁丑記承旨王仁恭書玉冊 孫福鍇字
札夢瓊言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請春秋利甫
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畫豐堪聽茂貞連月聽之 同光
不倦利甫後寄褐于道門改名畫卒於洛中也
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五代史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
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曮嗣五代會要忠敬故秦王李茂貞謚從曮爲人柔
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曮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
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
繼岌遣從曮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
不納從曮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
聞重厚嘗拒從曮遣人誅之從曮上書言重厚守鳳翔
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鎭宜

武天平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
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
曮廢帝入立復以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五代
史從曮茂貞之長子也未冠授諸議參軍賜緋魚袋尋
遷領彭州副使鳳翔衙內都指揮使天復中自秦王府
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爲涇州兩使留後茂貞尋承制
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四鎮北庭行軍彰
義軍節度使及唐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曮入覲制加從
曮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遺奏權知鳳翔軍府事詔起
復授鳳翔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三年九月以魏王
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
令部署王行一行東至岐陽軍使柴重厚不與符印
促令赴闕從曮至華下聞內難歸鎮明宗詔誅重厚曮
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爲隙上表論救事
雖不允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起復加檢校太
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曮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
有循志勤甚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

光以隆敦敘俾煥承家之美貴崇脩子之規宜於曮祀照上改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于南郊從曮入覲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唐末帝起兵於岐下盡取從曮家財器仗以助軍須未發帝離岐城吏民叩馬乞以從曮為帥末帝許之清泰初即以從曮復為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晉高祖登極繼封岐王秦王累食邑至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少帝嗣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冬卒于鎮年四十九從曮少敏悟善筆札性柔和無節操嘗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寶裝釘珥于皇后宮時以為佞但進退閑雅慕士大夫之所為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鎮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于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汧隴之閒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合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行軍司馬 五代史補李曮岐王之子昆仲閒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合公性情好戲為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持賀禮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姓陋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在下曮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為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

日令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所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
大王敢不承命然吾子容貌加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
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北夢瑣言唐鳳翔李職令
公收蜀充饋運使于蜀城東門外下營魏王與郭侍中
入居蜀宮王帛子女他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寛無以遣
適類州陳昭符仕蜀累剖竹符早在岐山微有階緣而
得候謁因求一美人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
寵愛也曾賜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號其賜名丞弃
王胡乃岐王賜姓連彥字卒後蕭氏寡而無子其容態
明悟國人具閒陳致媒氏誇之而獻抱衾之久中令於
窗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方以王胡爲對
中令止之日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
子姪矣此事不可遠令約過時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
而忍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頹州每爲愚話之 五代
史從祀茂貞之第二子也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
同光中茂貞疾從祀年五十五遺代兄從職爲涇州兩使
酉後朝廷尋加節制天成中明宗即位改鎮三峯累官
至檢校太保會郊天大禮表請入覲以恩加檢校太傅
俄有代歸闕授左驍衛上將軍改右龍武統軍未幾出
鎮許田在鎮三年清泰中復入爲右龍武統軍再還左

龍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卒于官時年四十贈太尉從
祀生于紈綺少習華侈以逸遊讌樂爲務而音律圖畫
無不通之然性好談笑喜接賓客以文翰爲賓會無虛
日復篤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日阿闍黎通五天竺語爲
士人所歸從祀凡歷三鎮無尤政可褒無苛法可紀人
用安之亦將門之令嗣也弟從照歷隴州刺史諸衛大
將軍卒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唐末爲鳳翔都將茂
貞表爲鄜州節度使累官至兼侍中梁祖之圍鳳翔也茂
勳兵屯岐山梁祖以羸師誘之命孔勍督率勁兵襲
下鄜州盡俘其家茂勳遂歸于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
行軍司馬開平中爲河陽節度使從梁祖伐鎮州圍棗
強縣時有一民縋城而出茂勳納之而不疑一日其民
竊發以木穡擊茂勳踣于地賴左右救至僅免居無何
遷金吾上將軍副王瓚將兵于景店瓚令分屯西寨莊
宗擊而敗之降爲左衛上將軍逾年以太子太傅
致仕同光中復名茂勳天成初以疾卒於洛陽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
將鹿晏宏從楊復光攻黃巢于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

晏宏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于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宏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五代史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父叔豐世爲牙校初秦宗權之據蔡州招合亡命建隸爲軍士累轉至小校唐中和初忠武監軍楊復光起兵于蔡宗權遣其將鹿晏宏赴之建與里人王建俱隸晏宏軍入援京師賊平復光暴卒時僖宗在蜀晏宏率所部赴行在路出南山因攻剽郡邑據有興元晏宏自爲留後以建爲蜀郡刺史唐軍容使田令孜密遣人誘建昭以厚利建時懼爲晏宏所併乃率所部歸行在令孜補爲神策都校金吾將軍出爲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戸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

楊爲其名曰以覘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五代史河潼經大冦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荆棘闢汚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建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遣人於器皿牀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覘之既熟乃漸通文字能邊華商節度潼關守捉等使累加檢校太尉平章事北夢瑣言荆州節度使成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爲節度使張瓚謀害之遂棄本部奔于秭歸一夜爲巨蛇繞身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惟命遂巡蛇亦亡去爾後招緝戶口訓練士卒一移鎮諸宮尋受節旄撫綏凋瘵精爲理初年居民惟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　王壺清話大中祥符五年潯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

之丙相五代史闕文未備者其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貴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略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雖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人境遂稱於張祿

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舍山遯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鎭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鎭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獎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

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五代史乾寧二年建與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舉兵赴闕迫昭宗請以王珙為河中帥害大臣於都下河中王珂召晉軍以為援及晉軍渡河昭宗幸石門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于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五代史三年四月昭宗遣延王通王率禁兵討李茂貞為茂貞所敗車駕幸渭橋翌日次富平將幸河中建奉表迎駕俄自渭北懇乞東幸許之七月十五日昭宗至華下百官士庶相繼而至至建尋加兼中書令充京畿安撫制置等使又兼京兆尹京城把截使 通鑑考異李巨川勤王錄十月十日勅命公權知京兆尹并充把截使 文苑英華授韓建華州節度使制門下越自去秋狩于太華萬乘所所至兆人是歸而大無不周細無不具其閒舉重典振脩綱封畿肅清宮闕斷度罔有廢事

其何故哉吾有誠臣社稷之福今馮翊近藩襟帶河渭撫馭不謹煙塵不驚將俟廓清爰考前績官占蔽志吾何疑焉具官某星緯炳靈山河間氣理先正本謀必應機知義安居士皆盡力厚生利用人得保家閭閻則咸仰吏師軍旅則其推良將范宣子尤先與讓成安君止用作謀以標式大朝準繩列鎮一受命則表章十上以得請為期一推心則忠孝兩全以奉公為本總是全德實吾偉人今者沙澤之陽疆理相接厲階斯構

宜俾兼統制之權允荇撫綏之惠爾濟猛以寬則吾侯安一敬服丕命以孚于休

聞奇錄李克助為大理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絹刺史韓建令計以為贓奏下三司定罪御史臺刑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尚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助云禆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贓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數將及萬矣韓云我華州節度華州我民也李云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爾即鄭縣民乃崔令之民也建伏其論乃捨崔令之罪謫潁陽尉

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

諸王將之通鑑考異唐補紀曰六宅諸王徐前商量請置殿後都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五代史昭宗久在華州思還宮掖每花朝月夕遊宴西谿與羣臣屬詠歌詩歔欷流涕建每從容奏曰臣爲陛下修營大內結信諸侯一二年間必興復乃以建兼領修創京城使建自華督役鑿遣丁作役治大明宮夢溪筆談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云云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北夢瑣言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詞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詞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歡或以懼受其賜

者得不死其養焉　中朝故事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與朝臣有隙將欲構難犯干神京上乃順動欲幸太原行止渭北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遐望明年秋製菩薩蠻詞　自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邦遠煙籠碧樹陌上行人去何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又一日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煙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常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上苑千年還宮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囚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

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通鑑
考異勤王錄曰公以儲副之設國之大本上表云云勅
宜從允時正月十一日也當四日之間而儲君奉冢祀
宗室歸藩邸蓬頭突鬢之士不入于禁門文成五利之
徒不陳其左道君父開悟遐邇詠歌人不震驚市無易
肆公之力也 文苑英華授韓建昌黎郡王制門下記
曰諸侯有功德于人昔加地進律書云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其有功宣于宗社德被於生靈立扶危定傾之勳
展安社稷儲之力于忠誠貫天地貞節伏鬼神須行不次
之恩用報非常之績俾諧僉議爰舉寵章具官某維嶽
降神[illegible]天生德[illegible]之材山立雅量海深行健不以武而以
文明處順不以邪而以忠正其動也直其靜也專孫武
理兵令惟蓄一文翁訓俗教必在三臨大事則偲偲丈
夫在平居則謙謙君子生知無對默識絕倫自緘關防
已周星律化驍勇之士盡閱詩書流愷悌之風大行鄉
里去秋迎鑾郊次駐蹕州城語時事之艱危言淚俱下
奉行朝之供億勤竭無偷而又請謁元龜載營複廟纔
當旬浹更事嚴禋椒壁虹梁備聞壯麗禮容備物靡不
精周既而首貢封章議建儲貳復六十年之墜典振三

百載之洪規邦本以貞丕基永固實自貞畫成此懿圖去不令之人以清朝列懲左道之輩用肅羣倫謀無不臧動有成憲肇我中興之業因其活國之誠永念殊庸實無與二是乃錫功臣之號封異姓之尊用答元勳勉膺異渥噫嘻當屯室之時雖危无咎者鮮乘泰亨之際在上不驕者難全卿始終罔怠操執贊輔以德永孚於休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通鑑考異舊紀是日通覃以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為建兵所擁至石隄谷無長少皆殺之唐補紀曰六宅諸王崔前商量請置殿後都韓建忽怒進狀爭論與諸王互說短長上乃縛韓王克良已下十人送韓建府建以棘刺圍於大廳經宿不與相見軍吏誅遂請諸王歸宮散卻殿後都新紀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按舊紀韓建奏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八人新宗室傳初帝遣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又有覃王嗣周則是十一人新紀傳儀作沂　按昭宗子禋封沂王不應更封宗室舊紀儀王恐可据　通鑑注石隄谷在華州西歐陽修集古錄云殺航

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禹將軍莫曉其意其碑云石隄樹谷南通商雜又云前出通利吏民興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爲立祠以報其功乃知五部之號自漢有之如此則石隄者石隄谷之神五部神之一也唐韓建殺諸王於石隄谷蓋此谷也殺旣神祠在華州鄭縣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諫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欷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五代史四年二月有詣建告睦王巳下八王謀殺建建因八王於別宅擁殿隨駕殿後軍二萬人殺捧日都頭李筠自是天子盡徹宿衛之士盡矣八月建以兵圍十六宅通王以下十一王並遇害于石隄谷以謀逆聞又害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貶宰相朱朴皆昭宗寵昵

者也 通鑑考異實錄建以行宮卑庫無暇覽之所表
獻城南野墅建初修備莊起樓觀疏池沼欲爲南內行
廢立之事其叔父豐見其跋扈謂建曰汝陳許間一民
乘時危亂位至方鎮不能感君父之恩而欲以同華兩
州百里之地行廢立覆族在旦莫矣吾不如先自剿免
爲汝所累出是建稍弭其志及李茂貞表請助營宮苑
又聞朱全忠繕治洛陽累表迎駕建懼故
急營葺長安率諸道助役而又燬程功焉

光化元年詔

宗還長安以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

王爵乃封建許國公 五代史建尋兼同州節度使光化元年陞華州爲興德府以建爲尹

八月車駕還京九月冊拜太傅進封許國公并賜鐵券
文苑英華賜許國韓建鐵券文維光化元年歲次
月戊辰朔八日乙亥皇帝若曰咨爾宣力興復功臣
鎮國匡國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修奉宮闕同州長
春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兼中書令興德尹使
持節同州諸軍事兼同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四
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建朕以前代功臣實重信賞至
有刻於鼎彝紀在旗常垂帶礪之言保金石之誓勳賢

所付宜茂明恩況卿秉謙踐和持重守正屬朕前歲巡狩而乃躬親奉迎季孫之道在事君周勃之心惟安國畢力尾駕衛我出車克奉行朝更無遺事可謂忠于社稷光映簡書旋以歸復京都葺修宮闕載宏舊制皆叶規程聽是殊庸實用嘉矚雖迭增崇數而未足酬功宜申鐵券之文以示旌勳之典矧夫黃河不竭青山匪窮比此賞延錫于苗裔使卿永荷祿位長受寵榮對鋒鏑以同此堅煥聲徽而轉美卿恕九死子孫恕二死或犯常刑所司不可加責體命甚重往惟欽承宜付史館頒示天下所司

司空表聖文集華帥許國公德政碑臣賓贊讀貞觀政要伏覩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每以爲將致治平必先仁義在得賢而作乂乃錫祚而永延古治足徵格言可鑒豈不以化馴則服威肅則難齊者哉然則政教初張德刑具舉文衰則削將弊也其風必佻武黷則危將亂也其政必暴始于厚俗方克濟和親令足以知昔矣聖唐照臨萬方括戟三代固資天力實廓帝圖神靈蓄不測之威正朔被無垠之俗皇帝中興昌運丕顯耿光被德澤于六幽雲蒸其潤仰徽明于八表日煥其文內輔外藩而允諧上穆下肅而延勸太平之化可因矣乾寧元年上御便殿遂出鎮國監軍使董重彥所奏

前後將吏軍人百姓僧道等懇請爲其帥置生祠紀德
政表章俾揚陛狀宜允衆情牽臣亦僉謂近鎮大臣諒
能推心及物第因牢讓久蓋嘉庸宜徵據實之詞用著
不嚴之治期月遂下詔前戶部侍郎司空圖條次所上
刊示無窮謹案華州節度使太尉潁川郡王許昌人也
汝潁標奇勳華襲爍偉登壇而挺位壯柱國以連榮間
氣迥鍾英材卓振鎮爲岑鼎用作雄鎡志不急于封侯
誓惟堅于效節累惟秘策俄領偏師潔身而遠出險中
振跡而旋歸行在詳觀機變乃控河潼既申匡扶之謀
實顯肅淸之效師徒自輯都邑晏然大駕旋廻宸衷適
眷撫綏益至疲瘵漸蘇初王之至任所也公署僅存人
煙殆絶晝靜而狐貍傲覩風驚而鷄犬蔑聞王寢興匪
寧吏士相勉山祗應繕葺澤以時稍實倉箱漸知禮義
繼逾春月自復流後兒童沿路而不驚草木稚霜而亦
潤關識無阻旅夫皆安汙茀讌闕甍宇兼培其新附士
民亦競課農桑凡資生聚莫不蕃息加墾公私田若干
項畜牧藝植亦皆稱足但三縣兵荒之後雖賴招懷數
都節制之師必伸威畧匪招懷何以附衆匪戚畧何以
安人動則經戎靜則濟理滄和自化別爲君子之營伏
順無前亦有諸侯之劍其始王之入守京室也商州程

景思乘虛掩襲欲恣攻凌公馳自青門戰于赤水其蔡
軍臨陣剪滅驅係而王並解甲縱之明年春于宗權復遣
賊將圍逼陝郊虢州刺史張存背陝迎降旋又持疑搆
隙遂密表請狀部伍據關捍敵會未浹旬間又失守蔡
將張琢席卷深入兵近五千王所統見軍不踰六百率
先士卒盡殪凶渠不崇朝而收復州城自此方改觀矣
又交鋒之暇恤物尤勤遺燼黎皆令護養扶羸挈幼
免復驚奔斯乃稔其庶富及天師北征招討使以緊仰
請行指撝務重懸懇固讓拜章累陳竟慮上軫主憂久
稽朝旨臨危不憚赴救遠征及稱道阻艱物情沮撓猶
嬰孤寨常保萬全前後獨當八十五陣擒馘五千餘衆
并收奪堡寨七所而我軍未嘗敗衄而王初欲事行旁
無取濟至於一糧仗皆自賚持及猾沮班師險夷著節所
經千里不犯一毫竟能造舟爲梁搴旗振旅俾咸撫循
之德悉平憤激之心又屬楊復恭楊守亮之佐在闕
密叶狂謀顯逆狀既連商略逾逼封畿王知岳拒命不
俊迎鋒立潰朝廷乃詢故實益委制臨嚴險悉平農商
胥悅及邠岐合勢梁漢胥隳殘寇纔奔兗威尚熾乃命
都將選精銳兵五百赴商州南鄙俾其捍禦援以機權
以少擊多排山壓卵魁渠折首支黨束手凡梟擒之外

其所歸降并家屬尚數萬衆實資神算大振國威爵賞
既行中外同慶遂冊太尉本郡王食邑若干戶王嘗謂
滿能招損貴必期驕幹窂造之權無容入巧弭間離之
隙莫若推誠誠在永能形于崇讓故自加相印太保及
今拜封凡澁懇數四上言無不至人以爲煩朝旨莫迴
絲綸累降隣藩方睦勉諭萬端至于恭命之時猶切履
冰之懼噫爲臣爲子安國安家固佚交修乃能廸訓推
其錫類足以及人體忠貞則其道適同和且非黨憂社
稷則其心不隱意亦何尤内絕私嫌外周泛愛此又持
政之難也致政僕射雖著義方窂于嚴訓王恭勤備至
流濯必親臨敵惟恐貽憂居常未曾掛慮怡顏侍膳躬
影負牆此又力行之難也議以濟才學而敏政退公孝
慮開卷忘疲雅好咨詢尤敦名教每用通儒之術時閑
講禮之筵此又聳勸之難也洞達物情深涵雅度邪正
必照循直皆容心秤自平毫釐靡忒纂中取士必以精
修麾下選材亦兼敦說舉無遺算用即成功此又鑒局
之難也勝殘之本往哲所先聽訟之明片言立辨王自
治軍蒞政纔及壯年照式揣情必研精慮司法吏乞常
陳具獄縲因等三數輩已廿抵刑王察其深究果驗眞
欵所司考校奏陟殊尤不示威強惟修輯睦匪闕

娛惠不費于公財利不朘于私室以是訓
服可行鑾縮又常滋種德非止恤刑危者不擠窮者必
拯善果報符于冥感嘉祥屢表于有年亦奉眞宗度能
柔物慮苟希致福必將强斂于人唯中孝思自致精舍
有詔褒慰仍賜陟屺爲名而又勸製都門宗嚴嶽廟儆
徙繕豐賦食修營皆役遲奪農悅能集事凡築新城若
于尺增構營舍若干間架又添主容筆額若干人至乃
上勤時貢下濟朝班每于均飾之中須川方員之衙英
規茂績輝燦古今昔周人之錫形弓漢氏之州白馬川
昭信誓實賴匡扶故命歷之延更逾于定鼎山河之誓
其慶于貽孫煦作春臺陝爲壽域其間偶纏災數背翳
妖氛方搖發殺之機已屈爭衡之力糾踐士兵車之脅
敢瀆齊盟稽防風玉帛之期終嬰大戮況我國家仁敷
行葦澤及漏泉協宣睿作之規茂對昭升之列運符幽
贊賢爲時生金石俱諧旗常並煥其或疇茲嶻定別紀
修頁既允屬于當仁宜更標于刻石今據都押衙錄事
參軍等狀具言乞置生祠已令罷請其制碑事王雖遵
恩詔唯飾詞累命賓僚致書申諭且道由屑己允則惟
艱舉不避仇非徒禦怨言而必察孰敢隱情研深本在
于防徵慮禍莫先于輕敵靡忘愼恪力保初終以此持

危自鍾全祉旁徵明哲載考聲猷久副宏慈衆膺異獎
臣僑居郡境備聽人諸雖乏潤色之功夙恭陽秋之旨
今則虔承綸煥俾振寵光將致不刊敢滋溢美仰太華
捧天之跡力可扶危縈渭川朝海之調人知往意竊惟
尊戴克盡襃揚庶用永孚斯爲烱誠銘曰天覩唐德丕
祐一人克文惟敘克武惟神乃戡乃乂自我憂勤與運
已固萬國盍親有君有臣內祗外肅載庸丕勳以輔以
牧惟此屏藩控臨近服惟此韓王華人之福既忠既孝
上行下儆靡剛靡柔惟王之教王之士伍化王仁勇鼓
之而朴賞之如恐王之農夫化王勤瘁乃積而輸乃糧
而峙王之吏屬化王明恕察而不煩嚴而不暴王之賓
朋化王德義惟窮是恤惟善是富王之親隣化王服儉
人有贏財官惡橫斂王之僑寓化王悅古早夜孜孜里
如鄰晉匪厲匪率孰濟厥庸匪誠匪謀孰盡厥衷華號
惟鄭郭氏舊鄉始終祓慎千古汾陽雖克纘之兢兢翰
王明宜發祥與國無疆俾于道周于王何有銘于王心
而后可久儒臣奉詔俾圖不朽永保休光在王克守
弗孽瑣言韓建兩隨李茂貞殖胥君上殺戮輔相昭宗
出居本孝鄜畤建慇迎春請至華下俱億之勞具在勤
王鏤而殺害鄭王等八人以孤君上卯其罪也近代史

臣駿論勤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陛防道路供衛乘輿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迸保大定功之志也以爲唐運陵替皆有歷數自黃巢既戮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纔含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爲朱温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温作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國誠有可嘉于時號爲北韓南郭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邱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于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劾臧供拉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隣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匹成蛇舍我善隣陳誠僞室華陰失守既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沒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介聽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卽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

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

五代史司馬鄴字表仁其先河內溫人也祖德璋仕唐爲杞王傅父

諲左武衛大將軍鄴資蔭出身頗知書累官至大列唐天復初韓建用爲同州節度留後昭宗之幸鳳翔也太祖引兵入關前鋒至馮翊鄴持印鑰迎謁道左太祖以兵圍華州命入城招諭韓建建果出降及大軍在岐下遣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又使于金州說其帥馮行襲俾堅攀附後歷宣武天平等軍從事開平元年拜右武衛上將軍三年使于兩浙時淮路不通乘驛者迂迴萬里陸行則出荆襄潭桂入嶺自番禺泛海至閩中達于杭越復命則備舟楫出東海至於登萊而揚州諸步多賊舡過者不敢循岸必高帆遠引海中謂之入陽以故多損敗鄴在海逾年漂至耽羅國一行俱溺後詔贈司徒

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己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

五代史天復元年十一月宦官韓全誨迫天子幸鳳翔建亦預其謀太祖聞之自河東引軍而西前鋒至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遂移軍迫華州建耀乞降太祖責以背君之罪建拜伏稱從事李巨川之謀也太祖即誅巨川太祖與建素有軍中昆弟之契及見其怒驟息尋表建爲許州節

度使　通鑑考異編遺錄上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出
檣歸投上於西溪亭子與建飲膳畢卻歸赤水營旬日
乃請建充忠武節度使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
城登壘全忠所開城門啓之不圖嘿類華州韓建閉此
出城三十里迎之只于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便仰衣
錦乃差人押出關東　通鑑披言李巨川字下已姑臧
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爲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
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爲華
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
內乾寧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
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勸諸王放散殿後都
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
充華州節度判官王華倩宮遺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
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其中有形雲似蓋以容長隨紫氣
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一篇與巨川對壘畧
日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援一峯兼助捧持之力
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王三峯單
騎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北夢瑣言李
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僞襄王與唐彥謙俱取
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

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導行者引出華州復共爲
韓建挫辱極罵爲奴以短褐蒙之縶於枯木守亮檻送
至京斬于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卽南山一丈
黑本姓皆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逃
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爲韓建副
使朱令公軍次于華用張濬計先收韓建其幕客張策
攜印李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車駕西
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
皆巨川爲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
遂爲所賣時人寃之巨川有子愼儀仕後唐爲翰林學
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將印而降叶濬之謀後仕至
梁相朱公既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田梁鳳歷初
亦遇害也 通鑑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韓建重
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 中朝故
事韓建喪母卜葬地有術者云秖有一穴可置大錢而
不久卽散若華州境內莫加于此也建乃于此葬母有
錢九百萬貫天復三年爲朱梁所有 齊東野語韓建
癡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麗雜犯者衆欲貸
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行者使
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予奪僧謹者

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五代史昭宗東遷以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車駕至陝召太祖與建侍宴宮妓奏樂何皇后舉觴以賜太祖建躡足太祖遽起曰臣醉不任僞若無仆即去建私謂太祖曰上與宮人附耳而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圖王爾天祐三年改青州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十月詔曰太保韓建每

月旦十五日入閤稱賀即令赴朝參餘時勿用入見示優禮也 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五代史及受禪徵爲司徒平章事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開平二年加侍中充建昌宮使三年郊祀于洛以建爲大禮使建爲上宰每謁見時有直言太祖爲性剛嚴羣下將迎不暇待建稍異故優容之九月冊拜太保罷知政事四年三月除匡國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內難人心動搖部將張厚因作亂害建于衙署時年五十八子從訓昭宗在華時授太子侍學賜名文禮尋拜屯田員外郎閣初爲都官郎中賜紫年未弱冠時朝廷命從訓告國哀于陳許至二日軍亂與建併命乾化三年追贈太師 五代會要乾化元年正月勅許昌雄鎮太保韓建朕用之布政民耕益止久居其位庶可勝殘矣宜令中書門下不討年月勿議替移 通鑑考異莊宗實錄九月建遇害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

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文苑英華授李思敬馬殷湖南節度使制門下十國爲連萬夫是長兼文武之寄居方嶽之重握我兵符疇咨人傑而又東神京襟帶扼衡越咽喉疏五嶺之封疆跨三湘之上壤節制之重簡求惟難允叶僉諧爰膺並命具官李思敬族著山西神交圯上鼎鍾刻伐帶礪誓封探義府之淵源暢和門之方略雙鞬小執承家而後習推奇叔豹季貍濟美而牛頭入夢具官馬殷夙彰奇節素挺英才究六韜三略之微得十圍五攻之要誅暴救亂戢必勝而攻必取安人和衆近者悅而遠者來既有勇而知方善勝殘而去殺並懷仁抱義履信資忠載張四維俱崇七德或戎車之政令寬綏不苛或列雄鎮之偏稗動用安重使悍蠻服其惠染黠畏其威爲我寶臣咸彰嘉績有以難兄告老懇以聞俾諧內舉之誠爰須試守之命有以元戎殞喪軍俗上陳言其已得士心可使爲帥姑徇人欲爰假武符或曾未半朞或始逾星紀皆聞報盡允叶陟明而善守化條克固吾圉綏懷有廢協比其隣底貢率循于舊章賦事周悉于彝制不有節眞之命曷明勸賞之文是用授以旌旄錫之鈇鉞或有昇

其馭貴敵以邑封洎夫端揆之崇並壯方隅之寄名竭誠節以奉明恩撫字烝黎尊奬王室無窮九貢靜布六條咸思不溢之言以謹有終之戒服我謨訓往惟欽哉

又授李思敬武定軍李繼顏保大軍節度使制門下洋源奧區鄜畤重鎮近境深聯於甸服長川古號於塞門念斯節制之雄睠乃察廉之寄必資才傑用副選求乃者雕陰實維戎事壁壘且勞於九拒干戈僅偏于四封姑務安人爰從易地具官李思敬練達韜鈐振揚威望保風雨不渝之操得寬猛相濟之機奉上誠專康時績茂常蓄持危之志雅推御衆之能具官李繼顏驍果馳聲剛柔蘊用負致君之全略逞適俗之宏規克稟義方幼知忠孝發黃間而破敵麾白羽以臨戎並早沐恩榮俱分憂寄不忘循良之稱亟彰持重之大繼成襦袴之歌顯著山河之誓今則俾之迭處用叶厥宜公台不改其華資終始各思其竭節於戲士田其廣爵秩互崇當遜志以保家勉輸誠而佐國勿恃險以生事宜恭已而守常服我寵光無忘敬慎思敬可某官繼顏可某官主者施行

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五代史纂誤今按唐本紀黃巢以廣明元年庚子十一月入京師中

和三年癸卯四月復京師四年甲辰七月巢伏誅光啓二年丙午正月朱玫叛乾寧二年乙卯李克用討王行瑜時保大軍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軍節度使李思諫爲東北面招討使二人名姓至此方見于紀其次第如是今此傳所敘殺朱玫黃巢之類先後錯亂年時交互殆不可考且又按王建世家天祐中有武信軍節度使洋州拓拔思敬以地降于建建遂有山南道豈亦思恭之族耶而唐書昭宗紀則亦書爲思恭此又何耶豈本是一人而所從書之異耶 通鑑考異歐陽修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保大留後遂陞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自思恭爲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思孝爲保大節度以孝爲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姓故更姓氏修合以爲一人誤也

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倔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

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與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黃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梁即拜彝昌節度使五代史李仁福世爲夏州牙將本拓拔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爲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思恭爲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爲姓思恭卒弟思諫繼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

昌是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於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五代史三年春牙將高宗益等作亂彝昌遇害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爲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五代史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嘉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于鎮其年追封虢王子彝超嗣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

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斵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淸泰二年卒

五代史彝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牙防遏使仁福卒三軍立爲帥矯爲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眞命明宗聞之遂以彝超爲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

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鎭仍
降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蕃鎭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
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鎭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
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
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
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後之慶宜及于子
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畧厥子年纔弱冠未歷
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啓姦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
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
遠久屬亂離多染羌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作當于
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
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
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
總萬幾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
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曮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
韜之鎭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曮
則見鎭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
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惱朔方
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不
稟除移唯謀旅拒纔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

方明利害詆陳近事聊論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
都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曠可作
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
彼幼沖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
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
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
赦云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
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明宗遣閤門使蘇繼
彥齎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彝超不受代從
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
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聞
天子乞容改圖時有四面党項部族萬餘騎薄其糧運
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
血無所控訴復爲蕃部殺掠死者甚衆明宗聞之乃命
班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 其弟
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于鎮
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 五代史弟代
彝興襲其位 北夢瑣言李彝興卽彝殷也李氏世爲
定難軍節度使彝興後唐清泰中襲兄彝超之位周顯

德中封西平王　冊府元龜顯德二年正月帝謂宰相
等曰朕非昇府州爲節鎮就拜折德扆爲帥而夏州李
彝興以土壤相接惡其與己並爲藩鎮乃敢扼塞道路
阻絶使臣卿等以爲如何宰臣奏曰夏州地處邊徼朝
廷向來常與優惜府州甚爲褊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
失之無害且宜撫諭彝興庶合大體上曰折德扆三數
年來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
雖産羊馬博易資貨悉在中土儻與阻絶何能爲之乃
命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其悖慢　諭
以安危後彝興果恐懼俯伏聽命焉
其後事具國史
五代史彝興本名彝殷宋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
彝超既卒時彝興爲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爲留後唐
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綏州
刺史彝敏與其黨作亂爲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
押送到闕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彝興之故縶送本道
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興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
乾祐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于河中潛使人
構之彝興爲之出師駐於延州之北境既而聞守貞被
圍乃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

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彛興乾德五年秋卒于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叡繼其位其後事具皇朝日曆）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即以爲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彛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祠五代史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乃授以節鉞梁初累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中梁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乃借兵以窺靈武且圖牧圉之地知俊乃帥

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於靈州遜竭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梁祖嘉之自是累加官至中書令封潁川郡王遜亦善于爲理部民請立生祠堂於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

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爲留後梁即以爲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五代史洙遜之子也遜卒三軍推爲留後後梁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春靈武將軍尚貽敏等上言洙已服闋乞落起復梁末帝令中書商量宰臣奏曰舊例藩鎮落起復如先人已是一品階即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即令加階乃授洙開府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夏洙卒朝廷以其弟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帥於朝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

傳世皆無所稱迹㤥後不知其所終 五代史是歲有列校李賓作亂部內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師于朝廷明宗命前磁州刺史康福為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凉等州觀察處置度支溫池榷稅等使仍遣福領兵萬人赴鎮其後靈武遂受代焉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徽 文苑英華授李繼徽秦州節度使制門下邠土雄藩西郊故壘封境克連於甸壞城池近接于昆夷爰膺節制之榮兼奉察廉之寄向非雄傑孰稱選求況仍歲干戈未蘇惸獨鎮靜允先於良將拊循尤藉於通賢得不因彼士心茂玆朝委我有休命人其聽諸具官某生知武畧夙號將材得黃石之沈機總青萍之利用貞心貫日壯氣凌雲蘊豐財和衆之名遵抱義戴仁之事自四郊多壘一劍臨戎推誠明以奉君親仗忠信以為甲胄處衆每觀其自奮遇敵雅號于無前茂著功庸勤彰節槩乃者剖符隴坻建隼岐山頒條早振其休聲守土載揚其善政委之鈇鉞錫以土疆撫成紀之遐封治秦川之拓地投醪布德減竈傳謀憂國忘家赤心可見飲冰食蘗清操難

儕今則再寵綠荻是光黑銷增其好爵廣彼爰用用分宵旰之憂式徇疲羸之請爾其將我惠澤施於一方簡以臨人寬而整衆可推養理之志用宏輯睦之親無怠親隣勉思務牆奉於公者必舉涉於私者勿爲副此虛懷更圖明陟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五代史楊崇本不知何許人幼爲李茂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繼徽唐光化中茂貞表爲邠州節度使天復元年冬太祖自鳳翔移軍北伐駐旆於邠州邠命諸軍攻其城請降太祖復置爲邠州節度使仍令復其本姓名爲及師還遷其族於河中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恥間遣人詬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

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郴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五代史其後太祖因統戎往來由於蒲津以崇本妻素有姿色嬖之于別館其婦素剛烈私懷慚恥遣侍者讓崇本曰丈夫擁旄仗鉞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今生無面目對卿期於刀繩而已崇本聞之但灑淚含怒及昭宗自鳳翔回京崇本之家得歸邠州崇本恥其妻見辱因茲復貳於太祖乃遣使告茂貞曰朱氏兆亂謀危唐祚父為國家磐石不可坐觀其禍宜於此時舉兵興復事苟不濟死為社稷可也茂貞乃遣使會兵於太原時西川王建亦令大將軍出師以助之岐蜀連兵以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遣郴王友裕帥師禦之會友裕卒于行次乃班師天祐二年冬十月崇本復領鳳翔邠涇秦隴之師會延州胡敬璋之衆合五六萬屯於美原列栅十五其勢甚

盧太祖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及康懷英帥師拒之崇本大敗復歸於邠州自是垂翅久之　乾化四年爲其子彥魯所弒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五代史乾化元年冬爲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稱留後領其軍事凡五十餘日爲崇本養子李保衡所殺保衡舉其城來降末帝命霍彥威爲邠帥由是邠寧復爲末帝所有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

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與爲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五代史高萬興河西人祖君佐鄜延節度判官父懷遷都押衙萬興與弟萬金俱有武幹効用于本軍河西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爲李茂貞之所强據以其將胡敬璋爲節度使萬興爲敬璋騎將昆弟俱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者茂貞之假子也號李繼徽梁祖弒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於岐陽以梁圖興復皆陳兵關輔梁祖遣將王重師守雍州劉知俊守同州以拒之天祐五年冬敬璋卒崇本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崇本爲汴人所攻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之曾縱兵攻萬子殺之歸款於汴

梁祖以萬興爲鄜延招撫使與劉知俊合兵攻收鄜坊丹延等州梁祖乃分四州爲二鎮以萬興萬金皆爲帥

通鑑保塞節度使高萬興奏遣都指揮使高萬金將兵攻鹽州刺史高行存降 通鑑考異實錄開平四年六月丁未靈武韓遜奏收復鹽州擒僞刺史李繼直以下六十二人至此年降高行存下云鹽州與吐蕃党項犬牙相接爲二境咽喉之地又烏池鹽鹺之利戎羌意未嘗息唐建中初爲吐蕃所陷砥其墉而去由是銀夏靈延泊于靈武歲以河南山東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朝政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虜塵乃息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纔動偏師遂收襟要國之右臂瘡疣其息哉李茂貞養子多連繼字開平三年所收似屬鳳翔今又收復云唐革命失之前後必一誤或者開平既得又失之也

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

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五代史及萬金卒梁祖以萬興兼彰武保大兩鎮累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興來朝預郊禮陪位旣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二月卒于位以其子允韜權典留後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五代史高允韜字審機初仕梁朝起家授同州別駕尋加檢校右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軍指揮使唐同光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萬興卒允韜自理所奔喪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節度使長興元年移鎮邠州頃之爲右龍武統軍未幾授滑州節度使淸泰二年八月卒於任年四十二詔贈太師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爲膚施令罷居於家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爲留後聞漢

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五代史

高允權延州人祖懷遷本郡牙將懷遷生二子長曰萬興次曰萬金梁唐之間爲延州節度使卒於鎮允權即萬金子也雖出于將門不閑武藝起家爲義川主簿歷膚施縣令罷秩歸延州之第晉開運末以周密爲延帥延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及契丹犯闕一日州兵亂攻密密固守東城亂兵既無帥亦無敢爲帥者或曰取高家西宅郎君爲帥可也是夜未曙允權方寢亂軍排闥請知晉後事遂居於西城與密相拒數日河東遣供奉官陳光穗宣撫河西允權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密棄東城而去漢祖遣使就加允權檢校太傅仍正授旄鉞漢祖入汴允權屢脩貢奉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協其年李守貞據河中叛密構彝興爲援及朝廷用兵夏州軍遏延州允權上章論列彝興亦紛然自訴朝廷賜詔和解之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允權妻之祖也退老于州之別墅景巖舊事高氏爲牙校亦嘗爲延帥甚得民心景巖以允權婚家後輩心輕之允權恒忌其强是歲冬盡殺景巖之家收其家財萬計以謀叛聞朝廷不能辨關西賊平方面

例覃恩命就加允權檢校太師太祖即位加兼侍中廣
順三年春卒其子允紹基匿喪久之又擅主軍政欲邀承
襲觀察判官李彬以爲不可當聽朝旨紹基與羣小等
惡其異議乃殺彬彬給奏云彬結構内外謀殺都指揮使
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誅戮訖其妻子及諸房骨肉
尋令捕繫次太祖聞之詔並釋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
後朝廷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巡檢紹基乃發喪以聞報
覩朝兩日　又周密字德峯應州神武川人也初事後
唐武皇爲軍職莊宗之平常山明宗之襲汝陽密皆從
征有功莊宗平梁授鎮州馬軍都指揮使明宗即位累
遷河東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晉天福初除冀州刺史累
官至檢校司徒入爲右羽林統軍檢校太保四年秋授
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屬部民作亂密討平之尋移
鎮晉州加檢校太尉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秋
出鎮延州其年冬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爲
帥時密據州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
於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于太原隨漢高祖歸
汴久居於闕下廣順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元年春
卒時年七十五長子銳仕皇朝
爲内職次子廣歷諸衛大將軍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盜淸異錄溫韜少無賴舉人幾死市魁將送官謝過魁前拜為數百魁釋之韜每念之以爲恥旣貴達治金薄搭膝帶之日聊聊此膝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鎭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以韜爲刺史梁太祖圖茂貞于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軍爲靜勝軍卽以韜爲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鎭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

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五代史溫韜華原人少爲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名彥韜後降于梁更名昭圖爲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境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迹如新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從佗鎮遂從忠武五代史移許州節度使累遷至檢校太尉平章事韜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己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于第斬首傳送闕下莊宗滅梁洛中紀異錄朱梁許州節度使溫韜於衙城據內得一小龜金色偏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又搆屋洪做號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因號大唐入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是歸我也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

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 五代史同光初韜來朝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劉后賜姓名紹沖遽遣還鎮 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五代史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爲泥水關使次延招爲父牙帳都校次延袞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復初聞張從賓作亂于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其難制恐斬于帳下 冊府元龜明宗自鄴初至維陽霍彥威怒韜前事與段凝同收下獄尋釋之下教放歸田里天成二年竄于德州是歲秋九月詔曰德州流人溫韜生爲黠首起自綠林依憑中夏干戈劫盜本朝陵寢遼州流人段凝豺狼類性梟獍爲謀無辜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常懷逆節嵐州司戶陶玘會司藩翰恣黷財貨自處竄流彌興怨望盧州司戶石知訥比居賓佐合務參揮當守殷閑據夷門發文字扇揺戎帥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出親賢不守條章强買店宅其後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于半年別成婚媾棄母動踰于千里不奉

晨昏而皆自抵刑章各行竄逐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朕意雖欲含宏于物論固難容含尙全大體只罪一身並令本處賜死五代史鄭與鄭中人少爲僧斷學吟咏鄭珏之再主禮闈也與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納賄于珏人報翌日登第與聞不捷詬來人以嘲之珏懼俾俱成名明宗時爲起居舍人與早依郭崇韜門庭致身朱紫名登兩使浙江使迴生涯巨萬與爲河東節判時郭氏次子之婦孀居于家與喪偶未久復忍而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溫韜等同詔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逃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史鄭元素京兆人也隱鶴鳴峯下萃古書千卷採薇蕨而弦誦自若善談名理或問水旺冬而冬涸泛盛乃在夏

何也元素曰論五行者以氣不以形木旺春以其氣溫火旺夏以其氣熱金旺秋以其氣肅水旺冬以其氣冷若以形言則萬物皆萌于春盛于夏衰于秋藏于冬不獨水然也人以爲明理後益人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年初元素好收書而所收鍾王法帖墨蹟如新人莫知所從得有與厚者問之乃知元素爲溫韜甥韜常發昭陵畫得之韜死書歸元素焉今有書堂基存　馬令南唐書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於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弦歌自若構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始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延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恐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鳴呼業不素脩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攜牧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於隱士劉洞史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子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蘇然有改而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五代之君往往不

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鑑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歛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宫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清異錄顯德元年周祖創造供薦之物世宗以外姓繼統凡百務從崇厚靈前看果雕香爲之承以黄金起突叠格禁中謂之奪真盤飣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畧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眞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眞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劒擊木三斬

之日不從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九國志全播南康人全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衆推全播怒曰諸君舉事必望成功須藉良帥盧公軀貌堂堂眞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爲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通鑑考異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爲之謀主所句克捷光啟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啟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脩以爲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

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九國志遂破王潮之衆人據虔州推光稠爲兵馬留後全播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與譚人共伐番禺下韶州州譚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牧果敗奔還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牧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衆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旗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里光稠大懼全播曰吾諳劉公易與爾無足憂也光稠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定也此日之事非君不能辦之於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於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虔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隍塹邱嶇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中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

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議功全播悉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歎賞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

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龑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九國志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事之延昌好遊獵荒傲無度大將黎求侯其出獵閉壁門而殺延昌於城外求以全播不與己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不出後求方欲莅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求中九而死衙將李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圖疑之與議親姻多方以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播之病乃北使招韶州李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自衞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請爲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大衆塡其城壕全播令人潛爲地道運其土壕深如故信以爲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尅遣使說之令欵服全播請從溫開

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命回兵攻克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言日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潭深魚正聚楊柳西邊我既而光稠有南康至子延昌而破黎求繼求死李圖繼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其數之若是乎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兇悍猾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飢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乃擊鮮釃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鎮荊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

度使五代史雷滿武陵洞蠻也始爲朗州小校唐廣明初王仙芝焚劫江陵是時朝廷以高駢爲節度使駢擢滿爲裨將以領蠻軍駢移鎮淮南復隸部曲以悍獷趫健知名中和初擁率部兵自廣陵逃歸于朗沿江恣殘暴始爲荆人大患矣率一歲中三四移兵入其郛焚蕩驅掠而去唐朝姑務息兵卽以澧朗節度使授之累官至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北夢瑣言唐乾寧中荆南成汭曾爲僧盜據諸官尋卽貢命末年每事驕辯初以澧朗在巡屬爲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宰相徐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銜之及彥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汭雖加接延而常怏怏餞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偏州一火草賊爾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焉而屈徐文雅高贍聽之亹亹成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成公曾爲僧也終席慙恥之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

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
敗溺死于君山 五代史杜洪者江夏伶人鍾傳者豫章
小校唐光啓中秦宗權凶醜蜂起寇擾
江淮郡將不能城守洪傳各爲部校因戰立威逐其廉
使自稱留後朝廷因而命之及爲楊行密所攻洪傳首
尾相應皆遣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朱友恭赴之大破淮
寇于武昌二鎮稍寧及行密乘勝急攻洪鄂洪復乞師
于太祖太祖命荆南成汭率荆襄舟師以赴之未至夏
口汭敗溺死淮人遂陷鄂州洪爲其所擒被害于廣陵
市時唐天復二年也天祐三年夏太祖表請爲洪立廟
于其鎮優詔可之太祖即位詔贈太傅先是鍾傳卒於
江西其子繼之尋爲楊行密所敗其地亦入于淮夷成
汭淮西人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爲讎家所捕因落髮爲
僧冒姓郭氏亾匿久之及貴方復本姓唐僖宗朝爲蔡
州軍校領本郡兵戍荆南帥以其凶暴欲害之遂棄本
軍奔于秭歸一夕巨蛇繞其身幾至于殞乃祝日苟有
所負死生唯命逡巡蛇亦解去後據歸州招輯流亾練
士伍得兵千餘人沿流以襲荆南遂據其地朝廷即以
旄鉞授之是時荆州經巨盜之後居民纔一十七家汭

撫輯凋殘勵精爲理通商訓農勤於惠養比及末年僅及萬戶汭性豪暴事皆意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爲識者所鄙初澧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隷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汭由是銜之及彥若出鎭南海路過江陵汭雖加延接而猶怏怏嘗因對語及其事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累官至檢校太尉封上谷郡王楊行密以兵圍鄂州汭出師以援鄂推寇乘之以火焚其艦汭投江而死天祐三年夏太祖以汭投于王事上表于唐帝請爲汭立廟于荆門優詔可之

五代史補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爲文章長于箋奏成汭鎭荆南辟爲推官汭嘗爲讎殺人懼爲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爲荆南節度使命準爲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畧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黠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封而鼠竄名非霸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又云成爲本姓郭乃目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爲朝廷所重後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

既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爲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爲貺得非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見輕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柰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汭怒其去潛使人于途中殺之

冊府元龜梁成汭唐末爲荊南節度使人時鄂州杜洪爲淮南楊行密所襲汭出師援之造一巨艦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所司局有若府署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及沿流東下未及鄂渚而澧朗之軍突入江陵俘掠殆盡汭之兵士咸顧其家皆無鬬志而淮寇乘之縱火以燔其艦汭投江而死又澧朗之軍既襲江陵一城士女僧道工巧皆俘載而去則和州載之名亦前定也

北夢瑣言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于梁梁王與荊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華壯卽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卽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

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技巧僧道伶官並歸長
抄改納之名和州之人說葢前定也　又納有孔目官賀
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爲腹心凡有闕政賴其
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驕辯陵人又多矜伐
爲讒者所鄙嬬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
微過皆手刃之竟無系嗣樓船之役幕僚結舌終致鄂
渚之敗惜哉　文苑英華授成納上谷郡王制門下朕
聞賞有功則勞者勸考其績則政事彰能否既分黜陟
斯在其有勳已銘于簡冊化復被于謳謠表率公侯澄
清土宇靜夢擇于千里盡闢汚萊曜軫宿于九霄光生
芒角行爵繼祿顯忠遂良式副僉諧爰登寵寄具官成
納氣合冬日志烈秋霜蘊雄特之標中能抑畏抱介潔
之操外富通明自節制衡巫統臨荊楚承匪人之貪虐
屬生聚之流離比衛文之革車兼無三百同魏相之貧版
戶畧不盈千曾未踰時俄成樂國井閭富庶人物殷繁
畿祖之賦聿脩苞茅之貢砮丹靡闕箘簵咸臻睠
鄰而四境風行蕩寇而三峽浪息況蔓聯湖嶺輻輳梯
航既水陸之靡難致賦輸之固滯積茲功緒實謂忠勞
苟無舉善之文是廢疇庸之典今則移紫微之尊秩疏
異姓之殊封位冠三台爵踰五等用奬分憂之積乃申

進律之恩勉力在公傾心報國服我休命無忘恪恭南部新書荊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衲詩云不是上台姓字五花賓館改從容

滿襲破荊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于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蛇龍水怪皆窟于此葢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祼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五代史滿貪穢慘毒葢非人類又嘗於府署濬一深潭構大亭于其上每隣道使車經由必召讌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蛇龍奇怪萬態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即取筵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褫其衣祼露其文身遽躍入水底偏取所擲寶器戲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就座其談誕如此

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刼爲荊湖患開

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
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
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五代史及死子彥恭
繼之釁壟狡猾深有父風燼墟落榜舟楫上下于南郡
武昌之間殆無人矣又與淮蜀結連阻絕王命太祖詔
湖南節度使馬殷荊南節度使高季昌練精兵五千遣
將倪可韜統之下澧州與潭兵合先是滿塹沅江以周
其壘門臨長橋勢不可入殷極其兵力攻圍周歲彥恭
食盡兵敗間使求救于淮夷及淮軍來援高季昌逆戰
于治津馬頭岸大破之俄而攻陷朗州彥恭單棹遁去案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錄云彥恭沒溺于江通鑑從紀年錄作奔廣陵誤歐陽史與通鑑同馬殷擒
其弟彥雄及逆黨七人械送至闕皆
斬于汴橋下時開平二年十一月也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耳目記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遊湖湘又客于
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倜儻以勇毅
聞于鄉里不事農業恒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

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谿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耽耽然自林中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壯卽以僕人所持白梃山立而拒之虎卽直搏傳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卽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卽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僕夫但號呼于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卽揮刃前斫其虎腰既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傳以鬥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事州爲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爲

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

九國志危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爲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父母欲勿舉其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體質明秀豪勇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即其居爲軍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嶺聞而嘉之補爲討捕將表加憲職賊帥黃天感據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竊稱名號官軍屢敗肇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攻破臨川逐郡守大掠而去全諷遂入之詔即以全諷爲撫州刺史郡署及郛郭焚蕩掠盡乃悉心爲理招懷亾散輿緝圮壞不數年完復如

故時南平王鍾傳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爲帥諸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最强尤驕傲不遜遂爲勍敵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旣傳其城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君子不逼人之危乃掃地而祭曰全諷之罪無害于民煙發遂止天之惠也翌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嫁傳之長子匡時傳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脩支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傳卒軍人以匡時爲留後全諷曰聽鍾郎三年爲節度吾當爲之旣而我師圍豫章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王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問全諷曰君欲大擧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于野與茂章登城而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衆可當下將爾盍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衆屯象牙潭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又遣將高安以爲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潭大破之擒全諷于陣諸郡皆潰楚撫高安之圍而遁於是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荅初行密之攻趙鍠遣使通聘于臨川全諷報禮甚至糧運兵器皆取給焉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桀

第于邢溝之西因以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才敘錄全諷敬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叛今城郭館署皆其遺構也

傳居江西三十餘年

稽神錄南平王鍾傳在江西有衙門吏孔知讓新治第晝有一星隕于庭中知讓方甚惡之求典外戎以空其第歲餘御史中丞薛昭緯貶官至豫章傳取此第以居之後遂卒于是

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五代史補鍾傳雖起于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自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爲泗州館驛巡官仰傳之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十條列于啟事以投之之十啟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歎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摭言

唐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饑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節帥鍾傳起于義聚有彊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于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于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于治平行鄉飲之禮嘗率賓佐臨視眷眷然有喜色後大會以餞之筐篚之

外率皆資以往王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餘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息時舉子者以公卿闕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歲常不下數輩稽神錄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游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飢聞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各率其屬奔豫章既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隊大搆兇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劒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月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彊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于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搆難矣遂自刎于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肸蠁告人乎　南唐近事鍾傳鎮江西日

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傳以歷日包一橋致神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江淮異人錄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一井中年可二十餘 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于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亮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 鍾令求于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詩史鍾傳鎮南昌有李夢符者放宕豪飲應口成詩 桂州刺史李瓊遣人謂傳曰夢夢符吾弟可遣歸傳令求于市邸不知所之有回常學士詩云罷修儒業罷修真養拙藏愚春復春到老不疎林裏鹿平生難見日邊人洞桃深處千株錦岩雪鋪時萬草新深謝名賢遠相訪求聞難禱鳳爲隣 豈閣雅談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常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蹈漁父引賣其詞有千餘首傳于江表畧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

錦纜翻又日漁弟漁兄喜到來婆官賽了坐江隈柳揄杓子木瘿盃爛煮鱸魚滿案堆察考取狀荅日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遂不敢復問或把氷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亾亦不知所在 玉堂閒話新淅縣有眞陽觀者即許眞君弟子曾眞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莊田頗爲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據江西八州之地時觀內因修元齋忽有一香爐自天而下其爐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內出蓮花一枝花有十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即十二屬也爐鼎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著雲霞之衣相儀端妙左手搘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時凡有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即悲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驚懼即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畱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所之却主舊見道俗目之爲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偓南遷路經此觀畱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悲下醮壇前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舉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悲矣

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

諷曰聽鍾耶爲節度三年吾將自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五代史補上藍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大爲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彊起索筆作偈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鍾槌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師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爲楊氏有打鍾之偈人始悟焉 摭言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宜從約入內賜齋而錫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畧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爲和以爲從約之資獻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摉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傳載畧江西鍾氏既滅第二

十子匡範同母氏遂歸于國城武肅王優禮命君通越驛範獻雲鶴通天離水犀帶一云本元宗御玩遺在西川一客獻鍾常寶之又獻王孟常覆五雀雛于孟下歲炭久燒火退猶看雀雛飛矣武肅王因帶賜錢二萬緡範因登碧波亭命與許彥方繫楫而行水開七尺許王瑞石山上止岸大為驚賞

稽神錄江南大理評事鍾遵南平王傳之孫也歷任貪濁水部員外郎孫岦素知其事密縱干權要竟坐下獄會赦除名遵旣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嘗賜鐵券恕子孫二死因復詣闕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贓狀明白遂棄市臨刑或與之酒遵不飲曰吾當訟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餘岦方與客坐有小青虵出于楝間岦視之驚起曰鍾評事鍾評事變色而入遂病翌日死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

權所困聞德諲降大喜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諲功多五代史趙匡凝蔡州人也父德諲初事秦宗權爲列校當宗權僭暴時表爲襄州留後唐光啓四年夏六月德諲審宗權必敗乃舉漢南之地以歸唐朝仍遣使投分于太祖兼誓戮力同討宗權時太祖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使乃表德諲爲副仍領襄州節度使德諲卒子匡凝自蔡州平以功累加官爵封淮安王

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荊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荊襄節度使文苑英華授趙凝檢校太尉開府制門下王者裂土疆以任材臣下推腹心以報主能任其材則國理能報其主則功高其有鎮撫巨藩訓齊義旅克展忠貞之效每遵紀律之條斷自寸懷將頒殊渥具官趙凝倜儻雄材縱橫奥略奮垂天之羽翰聳發地之巖巒頃纂舊封克承先訓嚴武備而不矜戰伐緩軍令而不瘡悖發鄉閭阜殷卒乘輯睦顧峴首漢陽之地實貢四會五達

之莊撫咸鎬之咽喉遵荆吳之貢賦途路無梗梯航若
流不有威聲孰能通好朕以姦兇構患都邑縱兵爰避
艱虞出居巖險而能徑馳專使來達忱誠乃陳底貢之
儀備驗輸忠之節況爾先父實余藎臣前勳尚煥于鼎
鍾令嗣克傳于弓冶永言念舊尤在賞新俾升掌武之
班盍重拊封之寄仍遷峻級式示隆恩爾其保祿位以
榮家竭忠勞而許國勉欽明訓無忝厥官可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尉平章事充忠義軍節度使餘如故　又
襄州節度使趙匡凝妻豫章郡君羅氏可進封燕國夫
人制敕隨夫之爵考禮有文冊勳既集于藩維流澤可
榮于閨室具官趙匡凝妻豫章郡羅氏肅雍有美柔順
不違爰自和鳴克融懿範旁濤中權之盛實資內助之
勞致我良賢表于諸夏眷言淑德疏封未稱于宜家越
破舊章用典俾光于開國勉脩婦式無忽人倫可依前
件　又趙凝進封南康王制門下叩黃鍾者大則大應
建殊績者多則多酬匪我之私惟人所召亦若樹桃李
者而獲甘實勤蕪菱者必蓄羨糧安有豐功而無貴仕
況我襄峴與壤荆吳要津資上將之撫寧興庶人之歌
詠宜旌善政以馭殊榮豈惟嘹廟式俾垂勸具官趙凝
訓求馬服衛茂龍韜蘊個儻之宏才負縱橫之違略性

推忠厚連曾懷敢死之心德向寬和比屋佩來蘇之
加以戴君義切許國誠殷集列岳之梯航贊大朝之經
濟憂時奉法曾不拾于朝昏問俗撫封固尋彰于遐邇
使鳳闕罷析夏水澄源歡康以布于百城政令克齊于
五爾是用特申異數用顯休勳封崇既盛于一時寵貴
仍遷于右座爾其獨勤後效益勵前脩爲垣翰之準繩
遂鄉問之帖泰永刊鐘釜以
奉簡書厥維丕承勿忝休命 以匡明爲荊南留後是時
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爲
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
爲政有威惠 五代史匡凝以父功爲唐州刺史兼七州
馬步軍都校及德諲卒匡凝自爲襄州留
後朝廷卽以旄鉞授之作鎮數年甚有威惠累官至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氣貌甚偉好自脩飾每整衣冠
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
卽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往往遭
其檟楚其方嚴也如是 北夢瑣言唐襄州趙康凝令
公世勳嗣襲人質甚偉酷好脩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

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瞿但有顰蹙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于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倍寮俛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忿公邠逆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于淮甸宜乎

太祖攻兖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爲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巳破兖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五代史光化初匡凝以太祖有清口之敗密附于淮夷太祖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其泌州刺史趙璠越墉來降隨州刺史趙匡璘臨陣就擒俄而康懷英攻下鄧州匡凝懼遣使乞盟太祖許

之自是附庸于太祖及成汭敗于鄂州匡凝表其弟匡明爲荊南留後是時唐室微弱諸道常賦多不上供唯匡凝昆仲雖彊據江山然盡忠帝室貢賦不絕太祖巳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荅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荊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靑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渥

遷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太祖將期受禪以匡凝兄弟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焉匡凝對使者流涕荅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佗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率師討之八月太祖親領大軍南征仍請削匡凝在身官爵及師厚濟江匡凝以兵數萬逆戰大爲師厚所敗匡凝乃燔其舟單舸急棹泝漢而遁于金陵後卒于淮南初匡凝好聚書及敗楊師厚獲數千卷于第悉以來獻匡凝弟匡明字贊堯幼以父貴一子出身爲江陵府文學及壯以軍功歷績峽二州刺史成汭之敗其兄匡凝表爲荊南留後未至鎮而朗陵之兵先據其城矣匡明領兵逐之遂鎮于渚宮天祐二年秋太祖既平襄州遣楊師厚乘勝以趨荊門匡明懼乃舉族上峽奔蜀王建待以賓禮及建稱帝用爲大理卿工部尙書久之卒于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